

潮头拾贝 |

方式(外二首)

■ (重庆)梅依然

你是我的幸福
奔跑如一头金钱豹
我善于修辞:
时间——就是一个充血的实物
在突然之间的松软

忽略长长的购物单上
“我”的站立
没有其他的方法
我们不计数地免费使用了彼此的生活
——如此概括了我们卑微的一生

辩证法

如果
乳房只是作为一个具有“个性”的符号
悬挂在我的胸前
那么
原野上奔跑的孩子
穿过树木的阳光
天空一闪而过的白色的鸟
以及我们正亲吻呼吸的嘴巴
都将是一道伤口
——我们制造如此众多的伤口
并冠名为“绝望”

永恒的艺术

一块铺满褐色石头和草叶的土地
方格的木栅栏
也门铁、蔷薇伸展着枝叶
明亮的光线穿过楠木的阴影
停驻在藤椅、吊床、遮阳伞以及长条桌上
我们把自己摊开
——一张哥特式的画布
仿佛一切都崭新如初
且充满善意

我感觉到自己
好像一个多年不见的好友——
时光,惯于使用
一个艺术家的手法:
让我们一起分享这午后的阳光、风鸣
和美味的食物
但我们依然能够清楚地区分:
“我是谁”
“你将到何处去”

万物美好
如果你从没有来过
在这充满栀子花香的空气中
怎样留下我湿润的嘴唇
请你品尝

桂花落(外二首)

■ (重庆)海烟

月亮圆一次,桂花就落一次
他们相互爱,又相互远离
这不是秋天的罪责
一切逝去的时间,曾经有过的惊鸿
在月光下,成为一个不死的印记
这收割者的金色镰刀
铲向你八月的焦虑、不安
十月的抑郁症
在一块老旧的苔藓上
月光把秋天
分成了两个世界
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深不可测的内心
含满你所有的清冷与虚无
今夜,如果你哭泣
你就是让我落泪的美人
被月光爱过的悲哀的遗物

星星的孩子

孩子,你停止了生长,永远沉默了
或者你的身体还在生长
而你却遗忘了优比熊、火火兔、布娃娃
你忘掉了整个世界
这个冷酷的世界你忘掉也好
它并不值得你无尽地留恋
忘掉毒奶粉,忘掉假疫苗
以及那些置你于死地的屠宰手
只是你的父母,日日夜夜活在痛的煎熬里
请原谅他们的失语症
他们的控诉过于渺小,魔鬼的罪恶过于庞大
一场杀戮以后,你成为了星星的孩子
那里繁花似锦,仙乐飘飘
那里是理想国
祝福你!我亲爱的小孩

我的悲伤无与伦比

七日过后,一切都归于平静
那不是平静
是一些喉咙被卡住
我们的声音,几度夭折
在这信任和良心缺失的时代
我的悲伤,无与伦比

在这寒冷的世上
那些孩子,仍然裹着
布满窟窿的被毯
胆战心惊地活着,他们天真的眼睛
射出千万支疑问的利箭
我的悲伤,无与伦比

多年以后
他们仍然高烧、疼痛、失语
他们仍然只有三岁时的身体
他们的不幸已经是很多人的不幸
而魔鬼,还将继续活着
我的悲伤,无与伦比

溪边(外一首)

■ (辽宁)静铃音

小溪与卵石轻语
上游,一尾泥鳅的初夏
就随着声波漾开
故事在耳鬓抽枝

情节一握就从手里钻了出去
入海或者入冬
我都不能参与

草地

草丛有踏过的印迹
飞鸿划过
雪无声
它等一场消融
它也在等,风吹直
一些叶子
另一些弯下腰
原来,风过有痕
我已从山外 山中走过
很长的路

夜(外一首)

■ (四川)雷田伦

夜把太阳
装进黑色的塑料袋
用遥远的地平线
扎紧了口子
拎着光明
夜走了很远的路程

月

把月亮煨打
煨成一颗硕大的鱼钩
天空辽阔的大海
有没有鱼儿上钩?
在人间
有多少目光的钓线
抛到了大海

火焰的种子

■ (陕西)米宏德

如果说吊旗上都雕满了你的芳名
那么绶带上那花花绿绿的绸线
就是你闪烁的风景

一遍又一遍听着你的故事
慢慢回嚼着你那深奥而碾不碎的经文

假若我是旅行者,也要踮起脚来
瞭望那山外风景的秀丽与迷人
云起云生
再聆听飞轮下那咣当咣当的响声
我似乎在飞轮的落差中找到了精灵

如果是这样
我愿再次投进瀑布的怀抱
让拍浪将一切肮脏全部焚烧

喷焰与燃烧的火种
便是一声声不敲自响的钟鸣

炊烟

■ (陕西)王英娥

闭上眼睛
在童年的落叶里
一缕缕升腾的炊烟
在我心中燃烧

那站在屋顶上的轻云
如天上流水飘飘欲仙
那是母亲期盼的眼神
是尘封在心底的记忆

多少年了
不管世界如何
那袅袅炊烟清晰地刻在胸骨上
永远不散

每一座村庄
都曾是一只小白鸽

■ (江西)严来斌

小小的村庄,通透的白
是我故乡的孪生姊妹
山腰,一把长镰挂在
印马蹄瀑泉,是远方情人的一抹殷红,温柔可亲

我和另一个自己
徒步登山。鞭马的
抡动几亩竹林的风雨
把笨拙的泥土洗练成黄河的涛声
一万步,拾阶而上
武功山金顶的落霞,捂紧
地平线嘘声的秘密
两千米,低头向下
脑子里浅淡的情感,像破土的青笋,一茬一茬地无法自控

山下的村庄,眼得清清楚楚
一只小小的白鸽,扑闪不动了
就停那儿……停那儿……
粹成了一小块留守的石头
粹成了脑子里一大块的空白

立夏

■ (河南)富森

春已跌入夏的湖里
梦儿划着月船
努力打捞

桃花曾微醉 柳笛也怒吹
一坡绿翠 亮眼双眸
不负那一季花光

蜂儿捧着青涩的果实
祭奠岁月的芳华

蛙鼓敲响梦的浅梦
萤火虫在吃语中 挟着流星的尾巴
守望那一季夏莲的盛开

潮头品茗 |

他的身躯,让三代人凝聚起来的亲情的力量埋葬于北坡那片向阳的沃土;他的灵魂,附着于时光之鸟的羽翼,穿越漫漫时空飞上金碧辉煌的天堂。

——题记

在秋风的吟唱和黄叶的飘落中,那个腰板硬朗、身材魁梧的老人,那个拥有抗美援朝军功章的老人,那个大半生清苦却充实的老人,那个儿孙绕膝、慈祥善良的老人,伴着儿女们悲恸的守护,静静地告别人世,去了我们看不见却默默念叨的另一个家园——天堂。恍惚中,我们看到他依然戴着那顶黑绒大沿帽,依然拄着那根龙头红木拐杖,在金色的阳光和果香的氤氲里,满面笑容、精神抖擞地向天堂一步步走去。

他,就是我的岳父。

岳父的一生,经历比较丰富。他出生于1931年大地解冻、万物复苏的春天,之后十八年成长在水深火热的民国时期,继而三十载生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接下来以索常的情怀基本走完了四十个春秋的改革开放道路。民国时期,当过国民党的兵,维持家乡一带的社会治安;建国后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的号召,踊跃入伍,当了整整四年的志愿军战士,因为勇于战斗,顽强杀敌,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获得两枚金光闪闪、镶嵌五星红旗的军功章,成为马氏家族永远的骄傲和自豪。从部队复原后,被县人事部门相继安排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文革”期间,他遭受批斗,蒙受冤屈,但还是以顽强的意志挺过了那段难熬的岁月。

岳父生前孤单又幸福。说他孤单,是因为岳母43岁就因病去世,过上了一个人支撑家庭、艰辛地拉扯儿子女们从长大到立业再到成家的生活,其间哪个孩子有困难,他只有自己解决;哪个孩子伤心了,他只有自己安慰。说他幸福,是因为早年膝下子女七人,且个个懂事聪明,个个出息,可谓光耀了门楣。

岳父是一名“好战士”。他20岁应征入伍,虽然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志愿兵,但是同样肩负神圣的使命,在硝烟滚滚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始终严守军纪,时刻听从指挥,特别能

苍天厚土寄思情

■ (甘肃)陈贻平

吃苦,意志铁一般顽强。为了保证大部队隐蔽作战成功,他跟其他战士一样,可以在阴潮的战壕里纹丝不动地蛰伏三天三夜,造成后来一直无法治愈的风湿腿疼痛。他特别勇敢,在部队班长的精心指挥下,冲锋陷阵,穿枪林、冒弹雨,跟美国兵拼刺刀、打赤膊,将生死置之度外,到晚年左肩背还留着当年敌军刺刀刺伤的印痕、右腿肚仍烙着敌军子弹射入的疤痕。

岳父是一名“好干部”。他在工作岗位26个春秋,不管哪个单位,履行何种职能,都是夜以继日、一丝不苟、勤勉努力,经常因为业绩突出而受到组织的表彰奖励,每年年终站在主席台上佩戴红花、领取证书,让家里老老小小激动不已。他本来目不识丁,但在部队和岗位上,无论白天黑夜,都坚持自学,勤奋上进,学到了不少汉语和数学知识,“开证明”轻车熟路、“记账本”头头是道,“打算盘”精准无误,样样通晓,样样不差一些于一些自命不凡的文化人。值得一提的是,岳父当营业员的时候,正是计划经济物资紧缺的年代,百姓一律排着长长的队,凭“布证”“棉花证”“盐证”等票据购置生活物资,而那些大多数营业员习惯于“开后门”。然而岳父不同,他始终“一碗水端平”,凭着一颗良心,顶住那股歪风,为乡村老弱病残和贫困群众开绿灯,给他们提供方便,做到了童叟无欺、穷富不分。就这样在平凡的岗位上,岳父一直兢兢业业,怀着公正公平的心理,今天干什么明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作者:(安徽)李建国

秋日私语

■ (河北)路军



当夏炽烈的步履匆匆越过山峦,秋的背影随即如水墨滴在宣纸上,氤氲出草木生灵成熟绵长的色泽,温婉的私语如深邃的音符在广阔的空间内如风卷过。

垂柳保持绿的精神。河岸之涓的,林壑杂处的,人家门前的,恋着夏,憧憬着秋。树叶叶子簌簌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时而轻柔如丝薄脉动;时而劲急如溪水跳跃,连河岸钓鱼者都禁不住仰头聆听。绿色的旋律是生命的絮语,它公开的表达于隔着厚障壁的语言系统的我们而言,是神秘的私语,其间蕴含的哲理或许只能在一次次静听中得以弄懂一些模糊的印象。

垂柳并不在意身边来来去去的的喧嚣与沉静,盛夏的火热并能助长它睥睨云天的豪情,它喜欢自己生命深处一直恪守的节奏与韵律。晨雾缥缈了山峦,河岸升腾仙子一般的雾霭。垂柳低垂着头颅,面向大地,恭敬而谦卑,泥土是膜拜的思想雕塑。秋风凉,垂柳枝条沾湿了一些夜的泪珠,阳光划过村子上空,垂柳的姿态依然肃立。

秋天的私语隐藏于天地旷野,河畔溪头。

水面上的莲蓬大片的叶子浮着,秋日未到前花瓣早开的已凋谢,只余枯萎的作品。仍有迟来者在秋雾缭绕的氛围送给晨练者、

秋熟是汗水的恩典

■ (河南)常晋晖

麦浪闪耀金光,麦浪飘逸清香。
一双老茧的手掌,应对过虫害猖獗病毒肆虐,虔诚过某个早晨和晚上含苞玉米的祈祷,思考过锈渍的镰如何闪耀金色的光芒。
成熟的土地,响起收割的歌谣。激情的双臂,以舞者的姿态演绎着对播种的感激,将沉甸甸的感觉输送到热爱丰盈者的心上。谁谈镰刀单调,它让劳动后的人们不再平淡,它让镰刀人的心事都醉成了甜蜜的怀抱。

一双手,让一块田鲜活。一腔血,影响了土地的爱与深爱。一块土地面前,勤怠分明,爱恨易辨。

粒粒米,让亿万人延续;一场收成,让理想学会飞翔;一季辛劳,让丰盈酝酿出释解乡愁的美酒。

所以,昔日的贫瘠和荒野,由黑变绿,由

绿变黄。有了粮食与果蔬,有了可以装下十里长坡,千帆过尽的吃语。

没有汗水不敢翻越的大山。它教导希望如何放飞,才叫高远;然后诘问前路,怎样的努力,更有意义?

不管是干涸的石滩,还是湍急的漩涡;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暗流涌动。以平淡为单位的流淌,不叫浪费,而是慷慨。汗水,是最能泡醒灵魂的汁,它不是万能的使者,但总以生的形式,让追求者——醒来。

耕耘被汗水过滤干净的时候,果实就会点燃我们的眼睛。

没有耕耘的生活不可思议。没有耕耘春天,我们感受不到绿的和谐;没有耕耘的夏天,只会发现疯长的荒芜;没有收获的秋天,我们闻不到丰收的清香……

生命可贵,永远是耕耘远行的结果。

天干什么,每天上午一开始做什么,接下去做什么,都井然有序、一板一眼,哪个部分、哪个环节、哪个步骤丝毫不乱,因此每项工作任务都完成得非常出色,常常赢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夸奖。

岳父是一位“大善人”。他退休在家36年的岁月里,没有仅仅依靠自己两三千元的技术工资过悠闲舒适的日子,而是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承包地上,经常早出晚归,以精耕细作为乐,是家里春种秋收的“好把式”。这期间,他一旦发现或听说亲家邻居哪一家有困难,都是不假思索地拿出少者几十元多者数百元给予帮助,如此不知接济了多少个过紧日子的村民,甚至沿途乞讨到村里的外地人,他都无所顾忌地收留,为他们提供食宿,跟他们谈心,借机开导他们树立摆脱贫困的信心,在这些人人离开时还要送钱送粮,也送面粉和食物,直令他们感激涕零。他现在走了,可他乐善好施的品格永远留在我这个晚辈的心里了!”

岳父生前就是这样一个人。如今他已离开我们一月有余,但他健在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所折射出来的美好品格,必将在我们今后对他无尽的思念中,激励并影响我们不断热爱生活、努力工作、积极向善,走好属于自己的道路。

此时此刻,我和所有的亲人踩着熟悉的厚土,跪拜岳父的坟茔,让股股思念萦绕在冥冥和香烛燃烧的烟气与火焰中;仰望苍天,我们仿佛看见岳父安静自由的灵魂,是那么干净而富有!天地之间平凡的我,将用自己生命里剩余的时光,以自己健康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深情地告慰可亲可敬的岳父,愿他在遥远的天堂快快乐乐!

相遇即是分离

■ (北京)如始

如果影子能够分离,我想,一半是我,另一半是你。太阳和月亮是无辜的,在黎明与黄昏相遇。就像人生的初次相遇与临终的最后告别,从来没有规矩,可以早聚早离,或者晚聚晚离,早聚晚离,晚聚早离。如大多数人所愿,能够早聚晚离当然是最好的相遇。论季节,夏季最适宜了,天亮的早,睡得晚。在阳光的沐浴下,能够彼此相遇。即使是夜晚,也有虫鸣萤火作伴。影子的长短是日月决定的,也正如我们在彼此心中的分量。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相遇,想念即是长短。我把自己陷入一种想你的情绪,在黎明太阳初升的时候,影子拉过整个街区,我不希望有高楼折断它。如果是在田野,那便是好的。有晨风轻轻地吹着,不管是穿着飘带长裙还是衬衣短裤,都可以亲吻大地,亲吻晨风,亲吻自己的影子,亲吻思念,亲吻你……

夕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是追不上的,即使是乘坐高铁、飞机也是追不上的。就像是你要走,我终于还是无法阻止你的离去,挽留也是徒劳。此时的日月相遇,即是分离。它们从来都是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昼夜不息,黎明和黄昏又能怎样,不过是短暂的相遇,助长的却是无尽的思念与分离,而影子的长短就是彼此相思的距离。

如果山河能够告诉你,在夕阳落山的时候,请停下你的脚步,听一听他的诉说,他的悲伤与沉默是我的,是你给予我的。欢乐也是有份的,欣喜,怯懦,以及飞翔的大雁,它是我的信托,亲近你或者离去,都是另一个世界的我对你的诉说。

风儿也会告诉你,我最近的消息。如果有雨,那是天空在哭泣,我也在哭泣。这哭泣声里不是梨花落雨的缠绵,不是萧萧瑟瑟的眷恋,是想你了就痛快地哭一场,高兴了就痛快地笑一场。我把自己还原成孩童的模样,哭闹全在脸上,也全在六月天上。夏天的雨后是很容易出现彩虹的,天空是我的伙伴,我高兴它就天晴,我悲伤它就落雨,落雨的时长也是我悲伤的时长。这风,这雨,也全是我的情绪。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x.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